

克雷格·基纳博士，使徒行传，第二讲， 体裁与史学

© 2024 克雷格·基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第二节，流派与史学。

学者们为使徒行传提出了多种体裁或文学类型。

我们研究过的一个是传记，该提案中有许多有用的元素。另一项争议更大的提议是《使徒行传》是一部小说，主要由理查德·佩尔沃提出。事实上，今天的珀沃会说，他从来没有真正说过《使徒行传》是一部小说。

他只是与小说进行比较，认为《使徒行传》是一部通俗作品，而不是一部精英历史作品。因此，他更多地将其视为一种小说史学。但无论如何，看看小说的建议，因为很多人接受了他最初的论点，并说，好吧，也许使徒行传是一本小说，或者我们应该把它当作一本小说来读。

他的论点之一是卢克讽刺了他的对手，让他们看起来非常糟糕。好吧，有些人的行为确实很糟糕，但无论如何，即使卢克正在描述他们，这也不会成为一部小说，因为这是所有争论的特征。我的意思是，塔西佗，如果古代有谁是历史学家，那就是塔西佗。

但你看到塔西佗是如何对待尼禄和图密善的。任何关于尼禄或图密善的坏传闻最终都会出现在塔西佗的作品中。人们从特定的角度写作。

珀沃引用了吵闹的暴民的例子。他说，这些出现在小说中，但它们在古代史学中也随处可见。古代有很多暴徒，我们在历史作品中不亚于在小说中看到他们。

有时他会引用后来的基督教著作，如保罗和泰克拉的使徒行传、彼得的使徒行传、约翰的使徒行传（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以及其他一些著作。但这是路加的行为的衍生。几乎每个人都同意卢克的行为是较早的，所以我们不能真正将后来的行为解读为这一点。

事实上，那些后来的作品来自小说的鼎盛时期，即二世纪末和三世纪初。《路加福音》没有这么晚，理查德·佩尔沃本人也没有这么晚。而且古代小说多是言情小说。

你可以说，约翰行传不是，其他一些书不是。通常，其中一些后来的行为是基督教行为，因为在古代晚期的写作中，在某些圈子里更看重独身而不是浪漫。看看这些后来的行为，比如《保罗行传》和《塞克拉行传》，其中的主要女性角色离开了她的丈夫并成为独身者。她跟随保罗，但她并没有成为他的新娘或类似的东西。

但古代小说通常都是言情小说。小说中很少涉及历史人物。

其中有几个。色诺芬的《百科全书》是较早时期的作品，而较晚时期我们有一部我们称为“伪卡利斯提尼”的人的作品。这并不是真正的卡利斯提尼在写亚历山大的浪漫史。那是关于一个生活在 500 年前的人写的。它不依赖于至少 500 年前的历史信息。但它们很少是关于历史人物的，而且据我所见，从来没有关于任何最近的人物。

当你写最近的人物时，我的意思是，人们写的小说不是关于最近的人物，过去的一两代人。所以，你不会有一本关于一世纪耶稣的小说。你不会有一本关于一世纪保罗的小说，或者甚至，如果你想把它的年代确定到这么晚的话，甚至不会有二世纪初的小说。

与历史和传记相反，历史被认为最好由目击者或同时代的人来书写，并非所有的历史都是这样写的，但历史可以写最近的人物。小说则不然。小说不会包含我们在使徒行传中发现的大量与历史的对应关系。

说真的，这些是不同的类型。叙事中的虚构仅限于故事和小说。这遭到了历史学家的批评。

历史学家不被允许这样做。所以，卢皮安，波利比乌斯，当他批评蒂迈欧斯时，猛烈抨击了那些有很多错误的人，尽管今天许多学者会说，好吧，当我们

从字里行阅读到时，蒂迈欧斯实际上并不是像波利比乌斯那样糟糕的历史学家。指责他是。波利比乌斯可能一直在试图摆脱这种竞争。

但无论如何，这在历史著作中受到了批评。此外，小说中没有像《路加福音》1:1-4 那样的历史序言、历史序言，也没有像我们这里那样使用资料来源。我知道一本小说，阿普列乌斯的《变形记》，它似乎重复了卢皮安的《卢修斯》中的早期故事情节。

但这是我所知道的使用源代码的一个例子，并且它被非常自由地重写了。这显然是一本小说。与《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相比，这显然不是一部历史著作。

此外，关于卢克利用一系列资料来源的问题，他似乎在整理资料的方式上非常小心。这不是路加福音中的课程，但您可以使用福音书的概要来查看。如果你对其他古代传记进行概要，你会发现按照古代标准，符类福音书实际上彼此非常接近，这表明它们确实打算利用历史信息。

现在，就历史序言而言，小说没有这些。有时，一些学者引用了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就是朗格斯、达夫尼斯和克洛特的一部小说。但如果你读一下那本小说的序言，你会发现它根本不是历史序言。

它说这就是我编造的故事。所以，风格非常不同。理查德·佩尔沃也指出，你有很多小说中的冒险经历。

嗯，历史上也有冒险经历。我的意思是，读一下约瑟夫斯的自传。当然，它充满了冒险。

阅读约瑟夫斯的战争或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描述。显然，那里有冒险，因为它写的是战争。现在，诚然，当我第一次尝试阅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我想我当时才14岁，而且我并不觉得它像现在一样有趣。

但我确实发现了一些其他作品。我12岁时发现塔西佗很有趣。所以，历史也可以包括有趣的冒险。

提尔的马克西姆斯说历史是令人愉快的，甚至可以在宴会上阅读历史来代替其他形式的娱乐，至少如果有知识分子在场的话。现在，这在通俗史学中尤其如此。我认为理查德·佩尔沃在这一点上有着宝贵的见解，因为它以一种更具冒险精神的方式写成，与精英史学相比，没有其他繁琐的细节。

历史专著甚至有情节，因此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讲述一个共同的故事。亚里士多德谈到了情节对于任何一种叙事的价值。这种对冒险的兴趣是所有古代文学叙事的一个特征，尽管你会发现在某些类型中比在其他类型中更是如此。

但使徒行传应该有多少内容呢？叙述保罗的冒险经历应该有多少内容？好吧，如果你读过《哥林多后书》第 11 章，如果有的话，路加淡化了保罗的冒险经历，因为保罗所经历的事情远比路加用篇幅来叙述的多得多。他只是提供样品。使徒行传中的关键冒险之一是，保罗从墙上掉下来逃跑。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11 章中提到了这一点。保罗提到使徒行传中没有提到过的船难。使徒行传记述了一场沉船事故，时间晚于哥林多前书二书的写成。

但保罗多次谈到遭遇海难。他谈到多次在犹太教堂遭到殴打。他多次谈到被棍打的事，尽管使徒行传只叙述了其中一次。

因此，使徒行传并没有强调保罗的冒险经历。事实上，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它对其中的叙述较少，尽管它叙述了一些比保罗有理由做的更详细的内容。理查德·珀沃谈到，嗯，有一个像希腊化小说中的英雄。

嗯，但正面传记中也有英雄。传记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通常，它们是混合的。

它们具有积极和消极的特征。但如果你写的是你真正尊敬的人，就像塔西佗写他的岳父阿格里科拉时那样，那么这是非常积极的。但你常常有一个英雄。

你肯定在许多传记中都有主角。理查德·珀沃指出的有一个有用的元素，那就是卢克使用了有趣的讲故事技巧。但你可以在史学中使用类似的叙事技巧，尤其是在通俗层面上。

我的妻子成为战争难民已有 18 个月了，我们写了一本书。它还没有出来，但是在拍摄的时候，当你观看这个的时候它可能已经出来了。但我们写了一本关于它的书。

这本书有很多冒险，很多动作，还有一些浪漫。这是我的妻子。但这些都不是虚构的。

为了节省篇幅，有几次我将不同时间点发生的事情混合在一起。我将它们融合到一个场景中。这只是几点。

但这些东西是直接取自她的日记和我的日记的。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事件。但按照你告诉他们的方式，我遗漏了日记中的很多内容，以专注于读者最感兴趣的内容。

我那段时期的日记可以填满文件柜的两个抽屉。而且这本书本来应该很小，这样就能卖得很便宜。这正是出版商所要求的。

所以里面的信息量很小，但我可以根据我们的兴趣选择信息。好吧，这并不能使它成为一部小说。这仍然是传记。

这在历史上仍然是真实的。但兴趣决定了它的写作方式。这在古代和今天都是如此。

事实上，我本可以用一种不那么流行的史学风格来写它。我们有日记里的所有日期和一切，但没关系。其他人则认为《使徒行传》是一部史诗。

玛丽安·邦茨认为这是一部散文史诗。将使徒行传与散文史诗进行比较的问题在于，这种类型并不存在。史诗是用诗歌写成的，而不是散文。

你不必读太多希腊语版的《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你就会认识到，《使徒行传》和英语版一样，不是以诗歌形式写成的。这是散文。此外，史诗通常涉及遥远的过去。

嗯，使徒行传讲的是最近的过去、最近的几代人。遥远的过去将是几个世纪之前。这些通常是传说，有时是纯粹的神话，是罗马帝国的史诗。

就像一世纪后期一样，你确实有，尽管这不是邦茨作品的主要吸引力。她主要吸引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但最近确实发生了一些战争，甚至内战。

比如卢坎，或者其他人，把一场战争变成诗意的形式，然后把它变成一部史诗，还有夸张的特征，巨大的战争女神站在军队上方，等等。但使徒行传并非如此。再次强调，使徒行传不是以诗歌形式写成的。

不过，邦茨的论点中有一个可能有用的元素，那就是使徒行传是一个基础故事。它可能不是关于遥远的过去，而是谈论这些第一批使徒领袖留下的遗产。所以，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从中学到一些东西，但散文史诗并不存在。

我们讨论了它是传记的论点。也许最接近的相似者是第欧根尼·拉尔修斯（Diogenes Laertius），他后来写了很多人的传记。你还有菲洛斯特拉图斯的《智者传》，其中有许多人的传记串在一起。

你也有平行的生活，有好几卷，一卷讲一个人物，另一卷讲另一个人物，为了缩小你要讲的信息范围，你会把它们互相比较。所以，有耶稣、彼得和保罗。那么，使徒行传 6 至 8 章聚焦于司提反和腓力，甚至使徒行传 9 至 12 章，在彼得和保罗之间来回切换，你该怎么办呢？所以，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历史传记方法。

历史涉及人们的实践或行为。这就是我们从标题“实践”中得到“行为”一词的地方。传记中有一些这样的内容，但历史中也有这样的内容。

例外的是《Pseudo Calisthenes》，它写于亚历山大大帝至少 500 年之后。因此，当今学者的大多数观点是，行为是某种史学。德贝柳斯、吉百利、埃克哈特·普鲁梅克、埃默里大学的卢克·蒂莫西·约翰逊和马丁·亨格尔都持有这一观点。

历史可能会在一些细节上出错，但它仍然会传达历史事件，而不是一个人编造一切的小说。以下是学者们的原因——这些学者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的。这些学者并不是说——好吧，有些学者会说，你知道，路加是一位出色的历史学家。

有人会说，好吧，他是个马马虎虎的历史学家。但今天大多数学者都认识到路加正在写史学。这样做的原因。

一是路加福音中包含了固定的演讲，这在古代史学中经常出现。这是古代史学的特点。当约瑟夫斯在他的《古物》中重写《旧约》的部分内容时，他甚至在演讲中添加了一些内容，以使其成为更好的史学。

有时他会发表一些希腊罗马式的演讲。他对修辞史学非常感兴趣，约瑟夫斯也是如此。但我们将在另一个时候详细讨论这一点。

但你有这些固定的演讲。有人反对，嗯，你知道，固定的演讲，小说里也有演讲。是的，你有话语，有人在小说中说话，但这与这些固定的演讲不同，就像你在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那样。

虽然使徒行传较短，但因为使徒行传较短，所以它是一卷。历史序言。大多数学者将路加福音 1:1-4 的序言视为历史序言。

洛夫戴·亚历山大详细论证道，好吧，这看起来更像是科学论文中的序言。但当她被人们批评说，好吧，这不是一篇科学论文时，她回答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是一篇科学论文。我同意这是一部古代史学著作，但属于更科学的类型，可能是医生或类似的人会写的类型。

我们与已知数据有大量对应关系。小说家并不关心这一点。小说家不会回去研究事物，即使他们在写历史人物时也是如此。

路加福音偶尔也会包含同步性，这更符合精英史学的特征。路克不可能和外界的历史有那么多的同步，因为，他得到的报告，大部分都没有告诉他，这件事发生在今年，这件事发生在那一年。但他有时也会这样。

路加福音 2:1.2 和路加福音 3:1.2 列出了这些事件发生时的统治者的名字。使徒行传 18.12 提到加里奥。甚至使徒行传 11 章 28 节也谈到了克劳狄斯统治下的饥荒时期。

此外，还有对事件的关注，你可以在序言中看到这一点，它说，现在涉及我们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嗯，关注事件，这就是史学的关注点。而且，你知道，历史小说的替代品是相当罕见的。

爱德华·迈耶（Edward Meyer）也许是 20 世纪最著名的希腊罗马古代历史学家，他得出的结论是，路加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使徒行传》尽管内容更为有限，但与奥普莱比乌斯、奥利维、以及许多其他人。就我个人而言，我不会将卢克与玻利维乌斯或利比归为同一类别。我认为他不会想写得像他们写的那么长。

但无论如何，重点是路加正在写历史学。那么，什么样的史学呢？我们可以将不同类型的来源归为历史。家谱、神话、占星学，这是当地的历史或当地的编年史，编年史，是试图整理世界历史的事件。

但通常，我们谈论的是历史本身。真正的历史是在处理历史事件，并且是叙事形式，与编年史不同。当我说历史事件时，我就像神话，可以循环利用神话。

有时他们确实使用了资料来源，但他们谈论的是许多个世纪前的人（如果有的话）。就话题而言，有人说，好吧，好吧，这就是历史，但是什么样的历史呢？是书写早期教会制度的制度历史吗？将教会视为某种政治实体，这是政治历史吗？是哲学、传记历史、关注教师、圣人吗？我们有一些这样的。它是民族志、一个民族的历史吗？在古代有时也有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从每一种类型中汲取见解，但大多数撰写历史专著的人并没有试图将其归为一类。这些都是我们提出的人为类别，因此没有一个真正流行起来并在学者中达成共识。就民族志历史而言，当人们确实撰写民族志历史，即一个民族的历史时，往往是少数群体感到自己被边缘化，因为希腊人通常书写历史，而希腊人是历史编纂学的主要形式的先驱。罗马帝国。

希腊人通过希腊的视角看待其他民族。他们像其他民族一样以种族为中心，因此他们对希腊观点的事物感兴趣。他们中的许多人瞧不起其他一些文明。

希罗多德公平一点，但是很多人看不起非希腊文明、非罗马文明。所以，你就有了所写的《巴比伦阿查》。巴罗苏斯想要表明巴比伦人有着崇高的历史。

马内萨想在他的《Aegyptiaca》（当时可能会被发音为Aigyptiaca）中展示埃及人拥有崇高的历史，事实上他们确实做到了。约瑟夫斯在某种程度上用他的犹太古物做到了这一点，以表明犹太人拥有高贵的历史，这一历史可以追溯到远远早于希腊文明的历史。希腊人可能不喜欢这样，但无论如何，他正在写一封道歉信。

这给我们带来了另一种看待使徒行传的方式，那就是动机。你可以有不同的话题，但动机是什么？撰写史学的动力是什么？好吧，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的一个可能动机也是我们为这些民族志史学找到的动机，这些民族志历史是关于特定民族、帝国内部或帝国外部的少数群体的。格雷戈里·斯特林（Gregory Sterling）目前是耶鲁大学神学院院长，当时在圣母大学，格雷戈里·斯特林根据古代犹太史学，非常，我认为非常强烈，非常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这篇文章是带着歉意写的。

我认为与使徒行传的相似之处非常丰富。因此，犹太人对发生的这些反犹太人骚乱等不负有责任。另外，你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对历史进行分类。

我的意思是，这些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您可以按主题分类，可以按动机分类，也可以按形式分类。嗯，从形式上来说，这是一本专著。

这不是一部多卷历史书。埃克哈特·普拉马赫（Eckhart Plumacher）和其他人认为这是一本历史专著，就像《诗篇》的历史专著一样。但是，正如理查德·佩沃指出的那样，它处于流行的水平。

这不是精英级别的。好吧，有时对于福音书，有一段时间人们将福音书称为“kleinliteratur”，而不是“民间文学”，他们的意思是福音书是民间文学。它们是平民文学，而不是小文学，而不是高级精英文学。

嗯，当然，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不是精英文学，但它也不仅仅是民间文学。这不像伊索的生活。所以，你必须专注于有趣的叙述，但这仍然是历史。

今天，这取决于你在世界的哪个地方，以及什么东西会吸引你，但只是我欣赏和读过的一些东西，比如《藏身处》、《十字架和弹簧刀》、杰基·普林格在香港的故事Kong，我们的书，《不可能的爱》，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并不是试图将我们必然归为同一类别，而是你可以拥有大体上真实的作品，但它们是以流行的方式讲述的。我认为这就是使徒行传的内容。道歉的民族志历史，在这种情况下以专着的形式。

希腊人倾向于讽刺他人，因此其他人经常通过创作作品来回应，这些作品表明，不，我们拥有崇高的历史。约瑟夫斯就是这么做的。有些人说约瑟夫斯试图表明犹太教是一种宗教，一种合法的宗教。

它不是正式的合法宗教，但也没有必要。约瑟夫斯提出并喜欢强调它的古老性和宽容的优先性，而不是他没有提到的其他一些事情。我们知道这种情况有时会发生，因为克劳狄斯颁布了一项法令，他告诉亚历山大的希腊人停止迫害犹太社区，他还告诉犹太社区停止煽动，而约瑟夫斯只报道了他谴责希腊人的部分。

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是从特定的角度为特定的目的而写作。但无论如何，他都呼吁宽容优先，就像使徒行传一样。

他表明教会拥有古老的历史和古老的遗产。回到第一卷，你可以看到耶稣深深植根于以色列的历史中。我的意思是，所有这些暗示都是撒迦利亚和伊丽莎白暗指亚伯拉罕和撒拉以及许多其他事情。

因此，他的故事将教会的故事嵌入了以色列的古代故事中。他也充满了优先权，有利的优先权，你知道，教会不应该受到迫害，它的使命不应该被压制，因为这并不违反罗马法。彼拉多，耶稣真的是无辜的。

塞尔吉乌斯·保卢斯、伽利略、费斯图斯。菲利克斯只是把保罗关在监狱里，因为他想要贿赂等等。因此，使徒行传所做的事情就像约瑟夫斯在护教学民族志历史方面所做的那样。

除了道歉之外，不仅仅是民族志。他实际上并不是在写教会的历史。他正在书写教会宣教的历史。

他甚至没有写《使徒行传》，因为他与大多数使徒接触不多。有彼得、约翰和保罗，然后是主的兄弟雅各，他不是十二人之一。在一些古代史学中，你有精英所要求的修辞复杂性，特别是在第二次诡辩的鼎盛时期和之后。

到了第二世纪及之后，有人看不起《新约》，因为它的修辞不够复杂。当然，他们更加看不起旧约，因为按照希腊修辞标准，旧约并不复杂，因为它不是为他们写的。这些历史学家允许对细节进行调整，以使叙述具有凝聚力。

他们还强调生动性。历史学家经常强调生动性的方法之一是通过一种称为“ekphrasis”的练习，他们会详细描述某件事。这可以追溯到.....修辞学家回顾过去，尤其是荷马。

荷马是希腊人的修辞经典，就像《旧约》是犹太人和基督教运动的经典一样。因此，他们回顾了对阿贾克斯之盾的完整描述，只是为您提供了所有可能的详细说明。因此，这在以修辞为导向的历史学家中很常见。

卢克缺乏这一点。当保罗和西拉离开腓立比时，他可以描述他们伤口的疼痛。他可以描述腓立比周围山上著名的百瓣花。

他可以描述腓立比附近的金矿。他可以描述斯特鲁蒙河。他可以描述他们无疑经过的路上外面那座古老的狮子雕像。

路加没有描述任何这些事情。那不是他的兴趣。卢克的写作水平比这更通俗。

它相当受欢迎，但文学水平比马克更高。有文化，但不如保罗那么老练。不是精英，但比纸莎草纸更接近精英。

现在，卢克也有发言。修辞学在历史上很重要，尤其是对于精英来说，而对于卢克来说则不那么重要。你可以看到卢克的行为的叙事连贯性。

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适合在一起。戈尔德、塔尔伯特和坦尼希尔都强调了这一点。

戈尔德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有点过分地进行了类比，但塔尔伯特和坦尼希尔却从更加清醒的、文学的、叙事批判的角度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我们看到了这一切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在路加的行为中看到了模式。

现在，这些模式并不意味着它是非历史的。历史学家相信上帝创造了这些模式，因此他们会突出显示在他们看来相似的事物。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就是这样，他向上帝求助。

你在约瑟夫斯那里就有了。你可以在罗马历史学家亚壁古书中找到它。这并不罕见。

他们相信上帝创造了这些模式，所以你可能会说，嗯，情人眼里出西施，但无论如何，他们并没有发明这些情况下的细节。平行生活。普鲁塔克告诉我们，他寻找现有的相似之处。

这就是为什么并非一切都是平行的，但他在书写平行生活时寻找现有的相似之处。他这样做并没有消除差异。在传记中，你可以有赞扬和责备的元素，但根据波利比乌斯的说法，它必须根据公正的功绩来分配。

也就是说，你不能只是编故事。你必须使用实际存在的故事来分配赞扬和责备。这与葬礼演讲不同，葬礼演讲中你只是说某人的好话。

有的历史学家，虽然波利比乌斯对此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但也有一些历史学家是煽情的，波利比乌斯举的煽情的例子才是历史学家真正玩弄悲情的地方。你甚至还有安泰德斯（Antacidus）演奏悲情的曲子。但他所说的是当一座城市被征服，人们被当作奴隶带走的时候。

他说，好吧，这位历史学家是一个糟糕的历史学家，因为他描述了所有女人的哀叹和哭泣等等。嗯，我的猜测是，当他们被作为奴隶带出去时，他们可能正在哀叹、哭泣等等。波利比乌斯不喜欢的是专注于此。

并非所有历史学家都同意他的观点。卢克有一些悲伤，但他没有太多。事实上，他拥有的可能比塔西佗少。

他的悲情并不像捏造事件。就像保罗离开时人们哭泣一样，这表明他们有多么爱保罗。精英历史学家会详细阐述场景。

正如我们提到的，这不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中。约瑟夫斯就是这样做的。这些东西被认为是一本书在有能力购买的人中销售所必需的。

但在更通俗的层面上，他们只是对所有这些精英修辞技巧不感兴趣，但他们对讲好故事感兴趣。再说一次，你可以在不发明东西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历史学家是否存在古代偏见？嗯，从我们已经说过的来看，你知道他们做到了。

古代历史学家确实存在偏见，或者学者们所说的倾向。他们有某些倾向和某些观点。不一定，当我们以这种方式使用偏见这个词时，不一定是负面的，但他们有某些观点。

现代历史学家也有同样的看法。后现代主义者确实喜欢指出这一点。每个人都从一个角度写作，非后现代主义者会说这并不能证明扭曲事物是正当的。

但无论如何，我不会参与所有争论。但你可以对比林肯或丘吉尔的传记。有些人比较积极；有些人则比较积极。有些则更为消极。

此外，还可以有明确的焦点。你可以写一些关于教会历史的文章。这并不意味着你在编造事情。

这意味着你的重点是教会的历史。虽然，西方历史学家倾向于关注西方教会历史，最近，学者们指出，实际上，东非教会的历史又如何呢？亚洲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教会历史又如何呢？事实上，这些事情现在变得更加突出。因此，人们写作时有一定的视角，一定的兴趣决定了他们主要涵盖的内容。

但是教会历史、政治历史、妇女历史，所以你的兴趣也会决定你的焦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是历史。但这在古代更为明显。有时他们会提供明确的旁白。

好吧，这个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是个混蛋。有时你会，嗯，通常你会有非常明显的民族主义偏见。很多人的写作都带有非常亲罗马的倾向，这可能是这些历史得以幸存的原因之一。

普鲁塔克确实不喜欢希罗多德。他写了一篇完整的文章来论述希罗多德的恶意。他与希罗多德有何仇怨？希罗多德对普鲁塔克的故乡维奥蒂亚说了一些负面的话。

你知道，你不能扰乱我的城镇。如果你写一些关于我的城镇的坏话，我就会写一些关于你的坏话。因此，普鲁塔克指责希罗多德，称他恶意。

人们有各种民族主义偏见，尽管有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写得如此客观，以至于今天的历史学家争论他们到底站在哪一边。道德教训。负责任的历史学家相信，你不只是把历史放在那里，让人们做他们想做的事。

你给了他们一些方向。他们知道人们会在演讲中使用这些历史例子。他们会在政治争论等中使用它们。

所以，问题是，如果人们要使用这些，我们要确保他们正确使用它们。他们经常在工作开始时说，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提供道德榜样，这样当我们试图说服现在的人时，你就可以从过去寻找好的和坏的例子。现在，他们并不总是告诉你哪些例子是好的，哪些例子是坏的，因为有时这在文化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但在福音书、使徒行传中也确实有这样的内容。你有通过人们的行为传达的某些道德。您有某些群体关注积极或消极的观点。

出于某种目的而选择事实与捏造事实不同。这就是历史的书写方式，当然也是古代史学的书写方式。神学观点也出现了。

历史学家在历史中寻找神之手。正如我们所提到的，他们寻找历史的模式，从而寻找相似之处。这不仅仅是希腊历史学家。

我的意思是，你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你就会对哈拿和以利进行比较。下一章将比较撒母耳和以利的儿子何弗尼和菲尼亚斯。你可以将扫罗和大卫进行比较。

这正是历史学写作方式的特征，并以希腊修辞形式形式化。神圣的天意。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和约瑟夫斯在历史中寻找到了这一点。

他们提到这是天意造成的。犹太作家在更新《禧年书》等圣经历史时，有特别的神学重点，尽管《禧年书》相当接近我们在《创世记》中所掌握的信息，并用一些后来的犹太传统对其进行了补充。甚至约瑟夫斯也使用同样的故事，尽管你可以看到他的倾向。

有时，他的倾向只是通过使用适当的传记叙述技巧来使其适合希腊化观众。那么，古代史学的准确性又如何呢？历史学家对此有所不同。塔西佗、修昔底德或波利比乌斯比希罗多德、地理学家斯特拉博或普鲁塔克更准确。

约瑟夫斯对人口估计和距离并不可靠，但话又说回来，他可能没有计算人数，我们也不期望他计算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距离。他实际上并没有测量它们。但对于他可以测量的较小物体，比如柱子、纪念碑、凯撒利亚海港的建筑，他的测量通常相当精确。

他对大多数建筑数据都是可靠的，而且据我们所知，对大多数事件也是可靠的。有时他会忘记一些事情。希律安提帕被放逐到哪里？他被放逐到高卢，但除了约瑟夫斯之外，他被放逐到了其他地方。

好吧，至少我们知道他被放逐了。但约瑟夫斯并不是古代历史学家中最细心的，但有时他的信息却如此精确，让考古学家们惊叹不已。历史学家对细节有很大的自由度。

只要消息来源准确，他们就必须正确报道大部分内容。他们使用与历史背景相一致的标准。他们更喜欢更接近事件发生时间的作家，尤其是目击者。

他们的目标是客观性，他们对如何处理数据可能非常挑剔，因此在某一时刻，我相信也许是修昔底德批评了伟大的亚该亚帝国的故事，荷马史诗中的故事，因为如果你回到迈锡尼，那里只有废墟，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嗯，发掘表明它比他想象的要大，但他是一位批判历史学家。他试图查看他可用的数据，今天我们有更多可用的数据，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说《伊利亚特》或《奥德赛》是历史性的，但他们预设的一些事情实际上确实发生了。回到一些信息可能比修昔底德想象的还要多。

客观性是我们的目标，有时，它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学者们争论萨卢斯特在他的历史专着中倾向于哪种方式。年表并不总是可用的。波利比乌斯、修昔底德和塔西佗使用了年表，因为他们有可用的军事资料。

他们之所以写编年史，是因为他们正在写这样的事情。口头来源则没有这些。人们并不总是能够告诉你这件事发生在这个日期，这件事发生在这个日期，你甚至可能并不总是按照精确的顺序得到事情，这是出乎意料的。

当然，在传记中这是出乎意料的。在史学中，你要尽可能接近它，但即使在那里，有时他们也必须做出妥协，因为你从一年到下一年都在地理上跟踪某些事情，即使在这个地点的这些后来的事件之前发生了一些其他事件，或者你会因为同一年发生的事情而切换到这里，然后再切换回地理位置？不同的历史学家对此有不同的技巧，其中一些人批评了其他人的一些技巧。来源的使用。

历史学家很少有无所不知的叙述者。通常，他们引用不同的来源。有时一侧有七个，另一侧有四个，历史学家会说，七个这么说，但大多数历史学家这么说，他们会引用四个，让你知道有超过七个，但他们只是给了你其中一些人的名字。

例外情况。他们并不总是引用不同的来源，但他们特别在他们不同意的地方引用它们。因此，当你谈论最近的消息来源时，他们不太可能说出他们的消息来源，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太多分歧。

就阿里安而言，阿里安写了一本非常受人尊敬的亚历山大大帝传记，但阿里安是在一世纪末、二世纪初写的，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于公元前 323 年，生活于公

公元前 356 至 323 年，所以几个世纪过去了但这样的话，阿里安就有很多作品今天已经失传给我们了。他有许多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早期作品，他可以借鉴这些作品，因此学者们非常尊重这一点，因为他有早期的资料可供使用。但有时这些消息来源相互矛盾，他不得不说，好吧，这是不同的观点。

通常，如果你写的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目击者之间不会有那么多矛盾。你可能有一点点。但卢克的情况又如何呢？嗯，路加对他在福音书中可以获得的资料非常谨慎。

我们怎么知道？只需比较路加和马可的一件事即可。我通过研究古代历史观察到，涵盖同一时期的古代历史学家重述了相同的事件。他们经常填充他们无法获取信息的详细场景，尤其是在有私人场景且没有人幸存的情况下。

他们都因此而死。约瑟夫斯有时会这样做。甚至塔西佗有时也会这么做。

但内容必须是正确的。但他们为了讲好故事而完善了场景。因此，人们研究古代史学的方式存在一些危险。

一是假定古代史学与现代史学相同。所以，你用现代规则来判断。您正在通过一种技术上还不存在的流派（即现代史学）来判断古代史学。

因此，有极端保守派和一些怀疑论者抱怨，嗯，你知道，根据我们非常严格的标准，我们将放弃这方面的任何可靠性。但古代历史学家通常重视实质内容和事件的准确性，但不一定重视所有具体细节，例如对话中的措辞或类似内容。另一个危险是假设古代史学与历史信息无关。

我的意思是，现代史学确实是从古代史学发展而来的。我们今天使用的许多规则都是由波利比乌斯制定的，他在新约圣经写成之前就撰写了这些规则。因此，假设试图将古代史学与历史信息分开，并说，好吧，它实际上与小说相同，那就是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

历史小说在古代是非常独特的流派。卢基安指出，优秀的传记作家避免奉承。它伪造事件，只有糟糕的历史学家才会发明数据。

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两者都是在第二世纪写作的，尽管普林尼是在第二世纪更早的时候写作的。小普林尼说，历史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对准确事实的关注。此外，普林尼还表示，历史的首要目标是真实性和准确性，而不是修辞展示。

有时人们会说，好吧，当然，历史学家会告诉你他们想要准确地写作，但不，这只是一个惯例。他们并不是真心的。普林尼不是历史学家。

普林尼是一位演说家和政治家，但他认识到历史必须准确。只要你的基础是事实，你就可以使用修辞。他写信给他的朋友塔西佗和苏托尼乌斯，他们都是历史学家。

苏托尼乌斯更像是一位传记作家。但他写信给塔西佗，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正在写一部罗马帝国的历史，我想确保你不会遗漏这个非常重要的起诉，我起诉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案件。我们不知道塔西佗是否听了他的话，因为塔西佗的那个特定部分缺失了，但按照塔西佗通常使用的标准，它几乎不值得重新叙述。

然而，普林尼所说的是，现在我知道你只能包括确切的事实，但这就是确切的事实。他还讲述了他父亲的故事，抱歉，不是他的父亲，他的叔叔老普林尼，他死于维苏威火山的爆发。他写了自然历史。

所以，他对很多关于自然等等的百科全书式的信息非常感兴趣。当其他人都在逃离庞贝时，他却想去了解更多那里发生的事情，而这就是他的结局。但有一些幸存者能够谈论所发生的事情，小普林尼非常高兴地为塔西佗提供了这些信息。

但这是真实的信息，他们说，你知道，这必须是真实的信息。亚里士多德在写作时，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导师，很久以前也是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诗歌和历史的区别不在于形式，因为人们可以用诗歌来写历史，这一点后来得到了证明，而在于内容。

历史必须处理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不仅仅是可能发生的事情。因此，非常强调历史应该处理真实事件。今天，人们把小说和史学混为一谈，基本上都是一些历史小说或一些写得很糟糕的历史，但这些仍然是其中的极少数。

这两种类型的主流仍然是非常不同的。批判史学，与现代种族中心主义偏见相反。古人确实实践过批判史学。

我说，大部分现代实践来自波利比乌斯，因为他在批评蒂迈欧斯，可能只是因为蒂迈欧斯是一个竞争对手，他希望自己的历史而不是蒂迈欧斯的历史得以幸存，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但不是很礼貌。历史学家经常质疑它们的来源。他们会检查作家的偏见。

他们测试了与地理、遗址、内部一致性等的一致性。他们更喜欢的消息来源是更早的消息来源、距离事件最近的消息来源，尤其是目击者。他们更喜欢那些最不容易产生偏见的人。

他们比较了多个来源。换句话说，古代历史学家确实关心弄清事实。甚至约瑟夫斯。

约瑟夫斯重写了圣经的叙述。有时，正如我提到的，他会为这些叙述创造新的演讲。他用修辞手法详细阐述。

他忽略了金牛犊。你知道，我的意思是，你可以理解对金牛犊的一些歉意，但不，他只是不想谈论它。但他保留了圣经故事的基本内容。

在他那个时代，考古学再次详细地证实了他的说法。所以，约瑟夫斯并不是最准确的历史学家。他们是他们中比较粗心的人之一。

然而，我们从约瑟夫斯那里得到了如此多的信息，如果你必须相信他的话或者假设他错了，那么我个人更倾向于相信他的话，除非我有充分的理由不这样做。最重要的是，研究古代事件的历史学家承认，古代的大部分历史都笼罩在虚构之中。但当历史学家撰写最近发生的事件时，他们很重视目击者的证词。

他们收集口头报告，就像路加福音 1.2 中谈到目击者一样。我们认识苏托尼乌斯和其他人，他们咨询了证人。有时他们会提到他们，他们咨询过的证人。有时他们提到的作品几乎是在他们所依赖的事件之后立即写成的。

他们认识到自己必须对事件保持可靠。行为有趣吗？是的。但历史学家试图以有趣的方式写作。

再说一次，小说和历史之间的区别不在于小说只寻求娱乐，而在于只有小说也寻求提供信息。古人相信，人们可以用真理来教导道德，也可以娱乐大众。你测试卢克自己的案例。

路加的方法是什么？嗯，卢克实际上在他的第一卷的序言中向我们提供了这一点。我们也可以通过比较路加和马可的所作所为来测试他。所以，路加在序言中提到了方法。

序言应该宣布接下来的内容。路加福音的应许内容，路加福音1:1-3，讲述了在我们中间所发生的事情的有序叙述。他根据第4节写道，以证实提阿非罗对此类事件的了解。

所以路加告诉我们的是，他将写下历史信息，他将写下这些历史信息来证实西奥菲勒斯已经知道的事情。我即将要讲的内容，我们将更详细地看一下这篇序言，路加福音1:1-4。它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卢克可用的资料来源。书面资料、口头资料、追溯到目击者。

路加拥有透彻的知识，或者通过他自己的调查证实了这一点，第3节。而且，路加也不能捏造事实。路加不可能只是编造事情，当然不是在很大的层面上编造，因为这些材料在早期教会中已经是众所周知的，而他只是在证实他的听众已经知道的事情。在下次会议中，我们将详细讨论每一点。

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第二节，流派与史学。